

玉渊杂谭

百度，你不该消费公众的信托

文·句艳华

1995年,清华大学女生朱令突然身患怪病,危在旦夕,她的同学通过一台笨重的奔腾电脑向全世界发出求助email,终于了解到病因原来是铊中毒,用一桶普通的工业颜料便挽救了她的生命。
2016年,一名身患癌症的大学生魏则西,出于延长生命的强烈愿望,从他熟悉的“度娘”那里搜索到一所夸夸其谈的医院,耗尽家财,仍然抱憾而去。其死震动朝野。
一个生,一个死,互联网像一道生死符,能量惊人。与朱令事件集中在对投毒凶手的追究中不同的是,魏则西死后,人们对百度公司的责备和攻击甚至超过了主凶

医院。
昭君的故事人们都熟悉。在帝王“相亲”需要画像来选择的时代,画师就能“决定”一个官女的长相,看到昭君本人后的汉元帝后悔不迭,并且杀了毛延寿。
今人看这个问题就比较一目了然,汉元帝只要设置一个对画师进行监管,或者对画像和本人进行核验的环节,就完全会为他免除这个恼火的遗憾。
百度的竞价排名一样,它是一个为了营利而扭曲排名的画师,魏则西被一个虚假画像欺骗,以为可以带来美好的生活,结果却是缩短了和死神的见面时间,家庭也

为此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
毛延寿品质低劣,中饱私囊,不惜做假,将如此“神圣庄严”的选秀业务作成了生意,最终付出生命代价。百度的品质同样令人不齿,但它只是虚假信息扩散者,是一位重要帮凶,和毛延寿还不能简单等同。
人们不敢恨汉元帝,不敢恨造成毛延寿一人独断的画师制度;百度为了点眼前利益,甘愿卖掉国货好名誉,作派充满一家独大的骄纵,委实招人恨。但人们骂它也有一种弱者心理,王小波在《花刺子模信问题》中描述了一位喜欢杀掉送来坏消息的使者的国王,时人心理与此有点类似,而

对错综复杂的民营医院乱象乃至整个医疗体系的多重困境,人们感到无从下口,而指责百度就和杀毛延寿一样,可以快速解恨。
互联网本身没有什么善恶属性,是使用者或者利用者决定了它的善恶。就像麦克风一样,无论是婉转的歌唱,还是恶声的咒骂,麦克风都能将它们准确地输送到人们的耳朵里。但操纵者一旦有权利控制这个装置,就有可能改变传播效果。结果人们可能听到的声音少了,噪音多了。
和解决画师做假的问题一样,加强监管,无论是对医院,还是对百度,多几道程序,多几个见证人,不要让毛延寿一个人差

对断言的长相,骗局藏身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当然,百度虽然不是主凶,此事仍是当头一棒。帮凶也有情节和危害轻重的分别,百度这个帮凶的性质和造成的后果就较为严重。今人对互联网尤其是搜索引擎的依赖,虽不能和官女对画师的依赖相比,但是人们和“独生子”百度之间的关系,不啻水乳。所以,互联网这匹烈马的脖子上必须套上管理的缰绳,用制度去驯服它的野性,始终把控它奔跑的方向,否则它随时会将人性之恶、管理之恶放大到失控境地,就无法真正为造福人类服务了。

这回,恰恰就是这些不该挣钱的行当,抱团蒙钱了。

病

不能因为一个百度,就不相信所有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不能因为一个莆田系,就不相信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可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在百度搜索到的那家医院里逝去了,这就无法让人们与莆田系的合作再表现出冷漠的宽容了!

一个年收入260亿元的天宇第一号网站,其中居然有120亿元是莆田系医院提供的!全国1.1万家民营医疗机构,居然有8000家是莆田系的医院。打死我都不信,十多年来他们只出了一个魏则西事件!

有人说,互联网假如还是停留在PC时代,搞定这事儿对百度的公关团队简直是小菜一碟。遗憾的是,互联网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多媒体、融媒体、微信时代。4月12日,年仅21岁的学生魏则西离开了这个他无比热爱和信任的世界。关注此事的网友,在魏则西同学尸骨未寒之际,就将对百度和莆田系承包的北京市武警第二医院的质疑,传播到无数的手机上。
其实,在若干年前,有的企业就告诉记者,百度搜索排名是以钱为标准的。对此,倒也没有过于在意。在媒体里混饭吃,谁能不知道报纸上广告位置的价钱区别啊。不要说每年给百度120多亿,就拿1个亿去砸某家报纸看看……

文·李泳



性,而几乎所有弦理论家都拿它作为基本事实。我自己也遇到过一个例子。大家“津津乐道”的某个方法,其实源自前辈几十年前的一个简单统计,而那结果的数学表达都是错的。但似乎谁都不好意思说它的问题(或许根本没有那个意识),结果是谬种流传而成为“经典”。
Bruce Alberts(曾为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讲过一种“应声虫的科学”(说年轻人因为怕风险而只做老师们做过的事情),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经典的扭曲,要说是无意识的崇拜,要说是无知的盲从,要说是乌合之众的人云亦云。《世说新语》开头有句话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我们读原始的科学经典,崇敬也好,批判也好,说到底就是为了不生鄙吝之心。

写在书边

为什么要读经典

读书日临近,我迎来了《哈佛经典》(The Harvard Classics),原书51卷,国内影印版省了最后一卷“演讲”(Lecture),不知为什么。100多年前,哈佛校长艾略特(Charles W. Eliot)说,每天读15分钟经典是达成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我宁愿说“自由教育”)的基本要素。出版商(P. F. Collier and Son)问他该读哪些经典,于是有了这套“五尺书架”的书。

艾校长的经典令我想起另一部经典,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54卷《西方世界经典》(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Chicago, London, Toronto, 1952)。主编阿德勒(Mortimer Adler)也以它作为自由教育的工具。在阿老看来,前人把重要思想都写完了,后人只需要“观止”。这个观点过去在哈佛很流行——1745年入学条件就是能读拉丁经典、用拉丁文写诗歌和散文。这与乾隆年间的八股考试真是遥相呼应。在今天看来,与自由教育有点儿南辕北辙了。

两部经典比较,《哈佛经典》更适合普通读者,一卷常包容多家作品;而《西方世界经典》像是为学者准备的小书架,全集较多,如莎翁独占两卷,康德三大批判都在。《哈佛经典》的文学性更强,精选历代

诗歌戏剧散文(小说很少,因为另有一个20卷的哈佛小说系列,The Harvard Classics Shelf of Fiction);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平等”对待几大宗教,两卷 Sacred Writings 包容了孔夫子、希伯来、基督、印度和伊斯兰的经典。虽然两个经典都收录了一些科学著作,但今天科学学的人多半不会去读;我也不会。

以前读 E. T. Bell 的数学家传(The Men of Mathematics),印象中很多数学家都喜欢读经典原著。爱德华兹(H. M. Edwards)列举了一系列大数学家的名字(如 Hadamard, von Mangoldt, de la Vallée Poussin, Landau, Hardy, Littlewood, Siegel, Polya, Jensen, Lindelof, Bohr, Selberg, Artin, Hecke),说他们的思想都直接源于黎曼的一篇短文,即1859年提出“黎曼猜想”的那篇“论小于给定值的素数的个数”(On the Number of Primes Less Than a Given Magnitude)。霍金离开黑洞前线以后编了三本“古文选本”,一本是数学的,一本物理的,一本爱因斯坦的。其中的一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很好表达了他的心愿。

诚然,科学经典有很多过时的。为爱因斯坦立传的 A. Pais 就说,他以前没读过爱的论文,因为我们用不着知道已被超越

的东西,“漠视过去是年轻人的特权”。如果换一种眼光和心情去读呢,我看过气的经典仍会焕发清新的精神,犹如“江山留迹我辈复登临”,不管登临多少回,都能一回又一回地体验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乐趣。

而我觉得更有趣也更有意思的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带着一点高傲地俯视前辈们的过失和错误,赢得几分小儿的快乐。前些时候引力波火爆,我重温了爱因斯坦的引力波论文,才发现引力波的历史远不像教科书表现的那么自然。尽管小爱在1916年就开始讨论引力波问题,还提出了四极辐射公式,但他1936年还在怀疑引力波的存在,甚至直到1980年代物理学界还在争论四极辐射。显然,老爱对引力波的态度不像对相对论的其他预言那么积极,他也没将引力波作为理论的基本实验证据,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对麦克斯韦式的波动方程的解不如对牛顿近似的行星轨道进动和光线弯曲那么有把握,也就是他对物理直觉那么自信。他对外尔的规范对称、对宇宙学常数以及对黑洞的态度上,都能感觉这一点。这些故事在课本里是看不到的,在课堂上也不一定听到。

课本会把理论进程简化为一条简单的逻辑直线,等于是歪曲了科学发现的历史和思想演化的逻辑。原始的经典能帮助我们追溯真实的概念演化。今天的规范化的概念,其源头往往关联着这样那样的隐喻,因而多少有些模糊和多义,正是那模糊和多义,可能成为新概念的萌芽。一个好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他为了静态的宇宙而引进它,当然错了;他后来不满意了,想让它消失,似乎又错了。我们今天发现它与暗能量有关,于是它被点化出新的生气。爱因斯坦还说过,时空不是物质戏剧的舞台,它本身也是演员。这话很像玻尔的名言:在宇宙的大戏里,我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两句相似的话有完全不同的意思。玻尔说的是量子观测,老爱说的是时空与物质的关系。量子论说观众与演员互动,还有一个舞台背景;相对论则让舞台本身也动起来扮演角色。从这一点来看相对论与量子论的矛盾,也许会将我们引向一个“背景无关”的量子引力理论。

读经典还会发现科学研究中的可怕的“集体无意识”。物理学家斯莫林(Lee Smolin)在回顾超弦理论的文献时发现,文献中从来没有严格证明过弦理论的有限

互联网深刻影响2015中国艺术发展

科技日报讯(记者句艳华)“如今影响力较大的艺术品,都与互联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常常由在互联网上获取高人气原创作品改编而成,并且回头再次被以网民为主干的观众群体所认可。似乎互联网人气在决定一部艺术品的命运。”日前,在《2015中国艺术发展报告》发布会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报告编写的首席专家王一川说。

科技与艺术的深度融合正是过去一年艺术发展的最大亮点。报告显示,“互联网+”深刻塑造了文艺发展的新风貌,二者互动紧密频繁。虚拟艺术(VR)、人工智能(AI)、众筹、跨界、全媒体、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业态新技术全面融入艺术创作、传播、消费全过程;对影视行业的渗透尤深,从制作、营销、发行等全产业链,构建出一个具有活跃增长力的互联网影视生态圈。互联网公司继续以密集的资本运作抢滩电影产业,“IP”概念广受关注,热门IP的崛起促进了全新的影视内容生态。网络剧、网络电影迅速发展,在传统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基础上实现了创新。

但王一川同时也表示了忧虑,虚拟世界里众声喧哗、万众齐赏,积蓄着多重可能性。“时代精神”可能会隐身难觅。如果文艺主要倚靠互联网中陌生的多元力量去拉动,它的走向是应当进一步研究的深层次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也在会上表示出类似看法,他将文艺比作帆船,互联网比作风,如想航行平稳,就要善于借好风。
该报告由中国文联组织编写,自2012年以来已连续出版三部,是中国首部全面、系统、集中展示中国艺术年度发展状况的综合性文本。

艺苑

红土境界摄影

黄家双



随想随录

《白鹿原》：风起尘落梦无踪

文·张德强



们真是费尽了力气。那种不屈不挠不怕鬼的意志力,挺让人佩服,尤其是我少年时的确有点怕鬼。
《白鹿原》究竟是如何一部小说,我还无力去做历史评价,毕竟自己看过的长河小说太少。只觉得它和之前张炜的《古船》类似,与之后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也有点像。不管故事如何丰富,都设置了两个立场对立的家族,讲他们的斗争与和解,获胜和失败。其他的纷纭事件,都是家族故事大树上的枝枝岔岔。先说父辈的事,再说子辈的事。有的说得重,有的说得轻。比如白嘉轩的女儿白灵,后来参加了在野党,结果被在朝的抓住活埋了。她的死说得比较简单,写得不算很细。设置这个人物的原因,大概还是出于把历史对家族命运的影响写得更具体更有质感的考虑。
自然,1949年,一切审判都来了。白

家成了贫农,反而没事儿;鹿家前几年拼命扩张,结果如欲过度的人一样,鹿子霖死于对历史变动的震惊,死得好像洗肾也没法挽救的尿毒症患者。历史在这里触及到家族命运的深处,个体、家族、传统,不管曾经如何折腾,全部洗牌重来。这倒叫人想起汉娜·阿伦特说过的,革命就是历史的“重新开始”。其实故事到了这里,已经充满了作者也许都不愿意看到的迷惘与虚无——任你如何起房造屋,血雨腥风,尔虞我诈,都斗不过形势。
陈忠实要说的,应该就是一种地方性、近代性的传统生态不可逆转的毁灭。因为他并未在其中浸淫太深(可能有过接触吧,他毕竟是关中农民的儿子),所以并无太多惋惜。只是收笔时流露出了沧桑情绪,因为作者明明要说这变动是好的,这“结束”是好的。我们看到的却只是历史的机器般的无情碾压,把一个纵然苦难深重却秩序

井然的小小桃源给毁掉了。即使白鹿两家斗来斗去,也算是个避世的好所在。
有几个情节印象较深。一个是朱先生,作者确实想拿他当硕果仅存的古典圣人去写。生活朴素,去南方溜达一圈,连老嫖的鞋底都被南方小文人给羞辱,结果气坏了,发誓不去南方。这写得倒很好。我觉得陈忠实的描写很有自以为是的地域偏见。读过汪曾祺小说的人,很难苟同陈对南方文人的看法——他们并不仅仅如此小气狭隘。假如稍微读些近代人的笔记,不难把南方文人写得传神(即使是闲笔桥段),但他写出的都是漫画里的人。朱先生烧日本头发的情节,记得曾被文人评论骂过“狭隘民族主义”,现在想倒是很好。若是利用好了,写成一种讽刺,该有多好?把朱先生从一个圣人摇摇晃晃的宝座上请下来,写一个方正老儒的苦闷、狭隘、封闭自守,要是给他个悲剧结局才好呢!比如

在土改时按恶霸地主成分被镇压。或者带出一个远笔虚写,说他文革饱受迫害,文革结束后咸鱼翻身,成了政协委员什么的云云。
田小娥的命运也让人唏嘘。之前陈忠实把她当潘金莲写——一个被礼教和男人世界压迫的倔强女人。她死后的情节,反而进入颇为神奇的着魔状态。死了,闹鬼;烧了,还闹;好吧,我们建一个塔,把她压在底下。那一章结尾白嘉轩们总算胜利,想起来太真实太恐怖了!毁灭你的肉体不算,还要毁灭你的灵魂。所以我想,陈先生忘写了一笔,田小娥结尾时该被放出,写一个方正老儒的苦闷、狭隘、封闭自守,要是给他个悲剧结局才好呢!比如

在土改时按恶霸地主成分被镇压。或者带出一个远笔虚写,说他文革饱受迫害,文革结束后咸鱼翻身,成了政协委员什么的云云。
田小娥的命运也让人唏嘘。之前陈忠实把她当潘金莲写——一个被礼教和男人世界压迫的倔强女人。她死后的情节,反而进入颇为神奇的着魔状态。死了,闹鬼;烧了,还闹;好吧,我们建一个塔,把她压在底下。那一章结尾白嘉轩们总算胜利,想起来太真实太恐怖了!毁灭你的肉体不算,还要毁灭你的灵魂。所以我想,陈先生忘写了一笔,田小娥结尾时该被放出,写一个方正老儒的苦闷、狭隘、封闭自守,要是给他个悲剧结局才好呢!比如